

皇子上位
家族蒙冤
饱尝艰辛

噩梦终于成为了现实！

还好夫妻协力
共渡难关！



我就是

这般的子

3

月下蝶影——著

YUEXIA DIERING

晋江金榜 NO.1, 120000 次收藏, 46 亿积分

热门作家月下蝶影, 轻松风, 甜爽文, 感兴趣的客官里边请

一朝宫变, 皇城易主, 噩梦成真 他护她一家周全, 不离不弃, 她陪他征战沙场, 坐拥江山!

班婊: 他是我的人, 想动他得先过我这关!

容瑕: 江山万里, 弱水三千, 我只要婊婊。

这是一个
被退婚三次的
倒霉女主角

跟“伪君子”男主角的故事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我就是 这 般 女 子

3
月下蝶影——著

YUEXIA DIEYING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就是这般女子. 3 / 月下蝶影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2
ISBN 978-7-5500-2649-0

I. ①我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9744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名 我就是这般女子 3
WO JIUSHI ZHEBAN NVZI 3

作者 月下蝶影

出版人 姚雪雪

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

责任编辑 杨旭

特约编辑 张靛素言

封面设计 小鱼
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封面绘制 七沐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 16

字数 339千字

版次 2018年2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649-0

定价 38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3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

第 1 章	/// 001	第 11 章	/// 121
第 2 章	/// 015	第 12 章	/// 133
第 3 章	/// 023	第 13 章	/// 143
第 4 章	/// 036	第 14 章	/// 153
第 5 章	/// 048	第 15 章	/// 165
第 6 章	/// 058	第 16 章	/// 173
第 7 章	/// 072	第 17 章	/// 187
第 8 章	/// 085	第 18 章	/// 202
第 9 章	/// 097	第 19 章	/// 210
第 10 章	/// 107	番 外	/// 225



第1章

DI
YI
ZHANG

“郡主，姑爷，请往这边走。”

提着灯笼的婢女在前方引路，容瑕牵着班嫔的手，绕过九曲回廊，就来到了班嫔的院子。

院子修得很精致，尽管有大雪覆盖，仍旧可以看出，房屋主人在设计这个院子的时候费了不少精力。

婢女推开房门，屋子里打扫得很干净，红色纱帐上绣着石榴等各种寓意吉祥的图案，班嫔转头看着身后的丫鬟：“留几个人伺候，其他人都退下。”

“是。”

婢女们点燃屋里的烛火，对班嫔与容瑕行了一个礼，躬身退了出去。

“我第一次进女子的闺房。”容瑕走到床边看了看，发现床头做了小格子，拉开格子就看到里面放着一些零嘴，他扭头对班嫔道，“挺有意思，回去我让他们按着这个做。”

“没事，我陪嫁过去的鸳鸯床，上面做了小格子。”班嫔洗去脸上的妆容，换上了宽大舒适的睡袍，“洗洗睡觉吧。”

容瑕见她在泡脚，凑过去把自己的脚和她的脚挤到了同一个大盆里。

“你别跟我挤。”班嫔踩他的脚，“家里不缺水。”

“节约用水。”容瑕理直气壮道，“这么冷的天，伺候的人跑来跑去也不容易。”

“姑爷，厢房里的炉子上还温着热水。”一个小丫鬟诚实地开口，“不麻烦的。”

“没事，我跟你们家郡主挤着用就成。”借口被戳穿，容瑕也没有丝毫的不自在，反而用脚趾轻轻地挠着班嫔的脚掌心，惹得她忍不住又踩了他两脚。

泡好脚，容瑕打横把班嫔抱到床上。床上已经被汤婆子烘得暖烘烘的，班嫔缩在被窝里，打了个哈欠：“都已经过子时了，睡吧。”

容瑕把她揽进怀里，见她真的困了，在她眉间轻轻一吻：“做个好梦。”

班婳在他胸口拱了拱，听着他的心跳声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“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大公子又发热了，大夫说情况不大好，您快去瞧瞧吧。”

谢启临睁开眼，窗外的天还未亮，他听到小厮急切的声音，于是匆匆披上一件大氅，连外袍都来不及穿，便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“大哥怎么样了？”

“昨天晚上用了一点粥，精神头还好，哪知道这会儿便发起热来。”小厮提着灯笼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上走着，现在天还没有亮，府里洒扫下人也都在睡梦中，这些雪便没有人来铲走。

“大夫呢？”

“几位太医与从外面请来的大夫都在。”小厮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，说话时还带着喘气声，“就是他们说情况不太好。”

谢启临面色一变，步子迈得更快。走进大哥的院子时，他听到了母亲的哭声以及父亲盛怒下的骂声。

“我们花重金聘请你们，你们就是这样回报的吗？你们还自诩神医，为什么吾儿还治不好？！”

“父亲！”谢启临担心父亲伤心过度，说话的时候冲动不计后果，把这些大夫得罪了，那对大哥并没有任何好处。现在大哥还要靠这些人救治，他们得罪不起这些人。

“忠平伯。”两个大夫站了出来，一个人面色冷淡道，“我们二人虽医术不精，但也是福乐郡主养着的大夫，不是你们忠平伯府的人。俗话说，打狗要看主人，我二人在伯爷眼中或许连狗都不如，那也只有福乐郡主骂我们的份，而不是伯爷。”

“伯爷在郡主大婚之日求上门，郡主心软让我二人前来替贵公子诊治，并不代表我二人要任你责骂。”另外一个大夫补充道，“既然忠平伯瞧不上我二人的医术，那我们现在就告辞。”

“二位大夫，请留步。”谢启临走到两人面前，对他们作揖道，“家父一时情急，言语上多有冒犯，请二位谅解。”

“抱歉，谢二公子，我们兄弟二人都不是性子好的人，忠平伯骂我们，就等于不把我们家郡主放在心上，俗话说，君辱臣死，主辱仆羞。谢二公子不必多说，告辞！”

两个大夫说完这番话，也不管谢启临如何哭求，甩袖便走。

谢启临怔怔地看着这两人的背影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班家的人向来这样，好言好语相向还会给几分面子，但若是有人打了他们的脸，他们会把这个人的脸往地上踩，就连下人也十分维护主人，颇有武将家族的作风。

“父亲。”谢启临走到忠平伯面前，“大哥怎么样了？”

忠平伯满脸沧桑地摇头，半晌才道：“启临，为父这辈子最后悔的便是让你妹妹嫁给宁王，让我们一家子绑在了宁王的船上。”

谢启临看着床上生死未卜的谢重锦，忽然道：“那我们家就下船。”

忠平伯面色大变，他颤抖着唇，整个人蜷缩在椅子上，暮气沉沉，毫无活力。

一夜无梦，容瑕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。他见班媵还在睡，小心地抽出自己的胳膊，穿好外袍后，轻手轻脚走到外间才让丫鬟们伺候着洗漱。

班恒进来，见穿戴整齐的容瑕坐在外间的椅子上，压低嗓音问：“姐夫，我姐还在睡？”

容瑕点了点头，起身走到门外：“恒弟，可否带我在院子里走一走？”

班恒点了点头：“外面还下着雪，用完早膳以后，我再带你去四处看看。”

“有劳。”

班恒有些不自在地挠了挠手背：“那什么，你别跟我这么客气。咱们家不讲究这些，你以后跟我们相处久了就明白了。规矩是做给别人看的，私底下，自家人怎么自在怎么来。”

容瑕闻言笑出声：“难怪媵会那么可爱！”

班恒抖了抖肩膀，这要什么样的眼神儿，才能觉得他姐可爱？他姐美，这是事实，可要说可爱……

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吧，反正他这个亲弟弟都说不出这么违心的话，总觉得良心这道坎过不去。

到了用早膳的时间，班媵还没有起床，阴氏有些不好意思道：“贤婿，让你看笑话了。”

“岳母，能睡是福气。”容瑕对阴氏道，“让媵多睡一会儿也无妨。”

阴氏干笑两声，不好再多说什么了。若容瑕这话是客套，她还能顺势教训班媵几句，偏偏看容瑕那模样，他是真的不觉得媵是在睡懒觉，这样下去，那丫头会懒成什么模样？

用了饭，班恒便带容瑕在班家的院子里闲逛。

“这几个小院子都没有住人，我们家的女眷少，这些小院都用不上，所以有两个院子被修成了书房与果园，其他院子都锁了起来。”班恒带容瑕进了果园，里面种的是橘子树，树枝上零星挂着几个橘子。这些橘子长得不算太好，只是黄澄澄的，看着喜人。这些果子没人摘，所以大部分已经熟透掉在了地上，其余几个就算挂在枝头上，走近了看，也都不太好，恹恹的没有活力。

“祖母的公主府有一个果园，据说是因为祖父喜欢才弄的。后来我们家搬进了侯府，按照公主府的样子弄了这么一个园子，可惜祖母很少来这个园子。”班恒从枝头上摘了一

个橘子下来，剥开外皮，橘子肉已经没有什么水分，变成了白色。

“本来还想给你尝尝，看来是没法吃了。”班恒表情可惜地把橘子扔进雪地里，转头道，“我姐快要醒了，我们回去。”

容瑕看着这片橘子林，问：“姗姗喜欢这片林子吗？”

“她以前老带我来林子里玩，还捉树上的夏蝉来吓我。”班恒带着容瑕走出果园，脸上露出笑意，“我姐性格有些直，不懂得温婉迂回，不过心眼很好。”

班恒三两句话就拐到了班姗姗身上，中心思想就是“虽然我姐有很多缺点，但她是个好姑娘”，一句话不提容瑕要好好对他姐，但是每一句话的意思，都是不想让容瑕辜负班姗姗。

“真羡慕你们。”容瑕回忆着自己的童年，竟是找不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

容瑕唯一还有些印象的就是十一岁那年，他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偷偷在结冰的冰面上玩，后来母亲发现他的袍子湿了，气得好几日没有理他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结了冰的冰面很危险，幸好那日没有出事，不然他跟那个小孩都会被淹死在水里。

至今他犹记得那个小孩还找了一块木板，在冰上坐着要他拉着走，不过他没有同意。他不记得那个小孩长什么样了，但是对方撇嘴的模样，他却记得清清楚楚。

这个动作，母亲是从不允许他做的，因为不够风雅。

班恒摆了摆手：“有什么好羡慕的？”

容瑕笑：“有人陪伴着一起长大，挺好。”

“你不也有兄长，怎么会没有人陪？”这话说出口以后，班恒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容家大哥早就在几年前病逝了，他旧事重提，岂不是往人家心上戳刀子？

“抱歉……”班恒觉得自己有些嘴欠。

“无碍。”容瑕摇了摇头，“都是陈年旧事，没什么不能提的。”

他与他的大哥感情并没有太好，他们虽是亲兄弟，可是因为容家的家风，所以他们并不亲密，敬爱多于亲昵，一言一行都不能脱离规矩二字。

“这么大的雪，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？”班姗姗抱着暖手炉站在回廊下，对着两人招手，“快过来。”

班恒跑到班姗姗面前：“姐，你可算起来了。”

班姗姗脸颊上带着起床后的红晕：“昨晚睡得太香，所以起得晚了。”

“冷不冷？”容瑕摸了摸她的脸，柔软滑嫩，他忍不住多摸了一下。

“手冷捧这个。”班姗姗把暖手炉塞进容瑕手里，双手捂脸道，“别乱摸，把我的脸摸方了怎么办？”

容瑕捏住她的手，把暖手炉放回她手里：“好好，我不摸。”

“郡主。”如意匆匆过来，“您借到忠平伯府的两位大夫回来了，他们想要见您。”

“谢家大郎不用大夫了？”班嫔挑了挑眉，“让他们在前厅见我。”

谢重锦被人捅了刀子，这才过了几天，就不用大夫了？

难道是……人没了？

班嫔来到前厅，听两个大夫说完事情经过以后，点头道：“你们做得对，让两位先生受委屈了，请到后院休息。”

“郡主言重了，谢家无礼，万没有责怪郡主的道理。”两位大夫道，“属下先告退。”

等两个大夫离开以后，班嫔冷哼一声：“谢家人真是不识抬举，以后不管他家谁要死要活，就算跪在地上给我磕头，我也不借大夫给他家了。”

“好，咱们不借。”容瑕在旁边点头应和。

容瑕与班嫔在班家待到正月初三以后，才收拾了大包小包回到了行宫。

“对了。”班嫔趴在桌上，歪着头看容瑕，“我们要去给公公婆婆上香吗？”

容瑕端给她一杯兑了蜜的水：“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”

班嫔见他神情冷淡，似乎对他的父母感情并不深，便不再提这事。

三日后，雪停了，容瑕带她去了后院的一个屋子里，里面摆着容家二老还有容家大郎的牌位。容瑕把点燃的香递给班嫔：“天冷，不需要去墓前祭拜，我们就在这里行礼吧。”

这个屋子有些冷清，屋子里空荡荡的，除了供着的两个牌位以外，再没有其他摆件。牌位后面挂着两幅画，左男右女，可能是容瑕的父母。

班嫔不知道对着冷冰冰的牌位能说什么，她拿着香鞠了三个躬，把香插进香炉后，撩起裙摆准备行跪拜礼，被容瑕一手拉住。

“不必，地上凉。”容瑕面无表情地看着牌位，“就这样吧。”

“哦。”班嫔牵住他的手，轻轻地拉了拉，“你心情不好？”

“没事，我很好。”容瑕伸手点了点她的额头，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。

“不想笑就别笑了。”班嫔拖着他就往外走，“走，我们在园子里逛一逛。”这座行宫虽然已经是他们的了，但她还没有好好欣赏过呢。

“王妃，王爷喝醉了，现在起不来。”

谢宛谕站在床边，看着床上睡得死沉的男人，转头见屋子里几个宫人都惊惧地看着她，忍不住冷笑一声，难不成这些人以为她会趁着这个机会杀了蒋洛？

她转过身，面无表情地离开了这间屋子。

她与蒋洛虽名为夫妻，却没有半分夫妻的情分。当初她自以为嫁给蒋洛以后就能压班嫔一头，让对方对自己低头弯腰，没有想到自己竟是嫁给了一个火坑。

她回到自己的屋子，从梳妆台上取出一盒看起来很普通的面脂，这盒面脂味道幽香扑鼻，就像八月盛开的桂花香味。

“王妃。”一个宫女上前，“您要梳洗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谢宛谕把这盒已经用了三分之一的面脂放回梳妆台上，似笑非笑道，“叫人好好伺候着王爷，听说醉酒的人，有时候会在睡梦中无意识地被噎死了。”

宫女吓得肩膀抖了抖，不敢说话。

见宫女吓成这个模样，谢宛谕冷笑一声：“怎么，我说这么一句话，你们也要害怕？”

宫人们齐齐噤声不言。

“你们都退下。”谢宛谕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，“我想一个人静静。”

“是。”

屋子里恢复安静，谢宛谕从一支发钗中抽出一张字条，里面写着短短的一句话——断宁近东宫。

她苦笑，日后就算宁王登基，以宁王待她的态度，谢家也不会落得什么好下场。可以后若是东宫继位，她这个宁王妃又有什么好下场？进退维谷，她竟是落得这般田地。

究竟还有什么法子，能让她既能断了宁王，又能保证日后衣食无忧？

正月初七，朝廷重新开印，百官在新年里第一次上朝。当他们看到站在殿上的不止二皇子，还有太子时，他们才知道，东宫解禁了。

太子性格虽软弱了一些，但称得上一个仁字。宁王暴虐成性，实在让人胆战心惊。

实际上，宁王比百官更加震惊，在太子出现以前，他都不知道东宫已经解禁了。他看着站在自己左边的太子，沉着脸勉强弯下腰给太子行了一个礼。

父皇竟是瞒着他，把太子偷偷放出来了。

父皇想做什么？

“陛下有旨，太子殿下身体已经大安，可为朕分忧……”

太子被软禁时，对外的理由是身体不适，现在既然身体好了，自然就继续监国，至于宁王，就乖乖做他的宁王吧。

正月初九，云庆帝赐了一座亲王府给宁王，言明让他在一月后搬入王府。

众臣得知这道圣旨后，终于安下心来。

看来，这个天下终将是太子继承。

“我不服，我不服！”蒋洛砸碎了屋子里所有的东西，“太子不过是比我早出生了几年，凭什么这个天下就是他的？”

“王爷，您息怒！”太监端着茶走到宁王面前，“事情尚不到绝境，您万不可自乱阵脚。”

蒋洛接过茶杯猛喝了几口茶，茶水入腹以后，他觉得自己头脑清明了很多：“我使计让太子犯了那么大的错误，父皇也只是关了他几个月的紧闭，本王还有什么机会？”

太监接过空了一半的茶盏，笑道：“王爷，太子除了有几个文臣支持以外，手上可没有兵权。”

“难道本王手里有？”蒋洛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不耐烦道，“倒是那个容瑕在文臣中极有分量，他又颇喜太子，不除去此人，我心中实在难安。”

“可是您上次的刺杀……”

“我不动他，我动他的女人。”蒋洛冷笑，“是人就有弱点，若是班嫕在他的府里出了事，我看班家人能不能饶过他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说，派人去刺杀福乐郡主？”太监眼神闪烁，飞快地低下头，“福乐郡主死于刺杀，班家人怎么会恨成安侯？奴才愚钝，实在想不明白这个理。”

“你一个阉货，自然不明白。”宁王轻哼一声，“班家人最是不讲理，迁怒于他人也是常有的事。只要班嫕出了事，就不用我们去对付容瑕，有班家在，容瑕便会自顾不暇。”

“王爷好计谋，奴才实在太愚蠢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谢宛谕转头看着面前这个太监，“宁王想要杀班嫕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他疯了吗？”

谢宛谕捏着手里的帕子，深吸了好几口气：“你出去，我要好好想想。”

太监默默地退了出去。

谢宛谕非常讨厌班嫕，有时候恨不得她去死。

但是……

太子重新开始监国以后，就把原本代替容瑕与姚培吉职位的官员撸了下去，然后亲自到姚家请姚培吉回朝，做足了礼贤下士的姿态。

姚培吉回朝以后，众人就在猜测，成安侯什么时候回朝。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，太子亲自上门拜访成安侯的时候，成安侯竟拒绝了太子的请求。

大家再一想，成安侯是有气性的文人，他入朝以后为朝廷做了不少实事，结果宁王说罢免就罢免，连半分颜面都不给，这会儿人家刚成亲不久，正是佳人在怀的时候，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回来？更何况说不定人家也是皇家血脉，被那么折辱，这口气咽得下去才怪。

太子派系的官员很气愤，那成安侯真是不识抬举，太子以储君之尊亲自上门邀请，他竟然不给面子，难道要太子求他才行吗？

“太子。”一名隶属于东宫的六品小官不忿道，“天底下又不止容瑕一人有才，您身份高贵，怎么能为了他屈尊纡贵，再次上门相邀？”

“人才常有，奇才难得。”太子伸开双臂，让宫女替他整理身上的袍子，对这个小官的说法万分不赞成，“有容君相助，孤如虎添翼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古有圣君为了人才多次上门拜访，孤虽不敢自比，但是为了大业的百年基业，孤便是多走几趟又有何难？”

“太子高义！”

“是我等鼠目寸光了。”

太子苦笑，哪是他高义，只是现在朝堂已经是一个烂摊子，民怨四起，贪官污吏就像是蛀虫一般毁着基业，朝中官员犹如一盘散沙，互相拖后腿，想要管理实在不易。

容瑕虽然年轻，但是在朝中十分有威望，就连当初他被父皇责罚，几乎天下所有人都以为他被厌弃时，还有一些官员在朝堂上为他说话，可见其影响。

他不求容瑕能替他做多少事，但必须摆出重用容瑕的姿态，来安抚天下读书人的心。

“车马已经套好了吗？”换好衣服，太子问身边的长随，“听说成安侯昨日已经搬回了侯府？”

“回殿下，成安侯确实已经搬到了成安侯府。”

“这像是他做的事。”

“不过据传是因为福乐郡主喜欢到京城里玩，侯爷担心她出入不方便，所以特意搬回了侯府。”

太子闻言，朗笑出声：“姎姎那丫头，就算出嫁了，也不会委屈自己。”

“福乐郡主长得那么漂亮，成安侯哪里舍得他受委屈。”长随知道太子喜欢静亭公府一家人，所以只挑好听的话来说，“小的还听说，成安侯陪福乐郡主回静亭公府过除夕了，京城里不少人都在羡慕郡主。”

太子听到这儿，对容瑕印象更好，在他看来，一个男人愿意花那么多心思对待自己的伴侣，内心一定是温柔的。

想到与他成亲好几年的石氏，太子轻轻叹息一声，神情有些寥落。

成安侯府现在正处于一片忙乱中，因为班姎的嫁妆实在太多，一个库房不够用，要重新整理库房才行。

金银玉器无数件，负责登记造册的管家忙得满头大汗，他们家侯爷这是娶回了一尊财神。再看从班家陪嫁过来的管事满脸淡定，管家深吸了一口气，让搬东西的下人更加小心。

“东西都收拾好了？”容瑕走了过来，见院子里还摆着很多箱子，转头看管家，“夫

人把这件事交给你办是对你的信任，你不要辜负了夫人的信任。”

“是。”在班媪还没有嫁进容家前，管家还担心过郡主会不会让她带过来的人架空他在府中的权力，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夫人不仅没有这个打算，还把看管库房的事情让他与夫人陪嫁一起负责。

这让他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又让他觉得感动，夫人这是不把他们家侯爷当外人啊。

“侯爷，金银玉器都已经整理好了，只是这些古玩字画……”管家看到这些古玩字画的名称时，差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，或是班家人在逗他玩，这事他不敢告诉其他下人，就怕闹大不好收场。

“字画怎么了？”容瑕挑眉，“是下人毛手毛脚，把东西弄坏了？”

管家连连摇头，他哪敢让人弄坏，如果那些东西都是真品，那随便一样就是价值连城，别说弄坏，他连碰都不敢碰。用言语形容不了他心中的震惊，他只能把单子递到了容瑕面前。

千年前书法大家的字，前前朝皇帝的亲笔画，某个名门弟子的著作孤本，前前前朝皇后的画作……箱子里有一堆大家名士的书画孤本或是已经绝版的手抄本，这些玩意儿可是万金难求啊，怎么班家会有这么多，他们家是把所有字画书籍都搬来侯府了吗？

容瑕接过这张单子，越看越心惊，他压低声音道：“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”容家乃是几百年的大族，好东西不少，书籍字画也有一些珍藏，但绝对没有这张单子上的东西让他吃惊。当初班家放在明面上的陪嫁单子里并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他还不知道自己心爱的夫人竟然带了这么大的身家嫁给他。

当初媪送给他的那几本书已经让他吃惊不已，没有想到班家竟然还有这么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好东西。

“除了属下，就只有夫人派来归置库房的陪房知道。”

“这件事你做得很好。”容瑕把这份单子收了起来，“东西全都好好收着，不可走漏消息。”

“属下明白。”

容瑕拿着单子到后院去找班媪时，她正趴在汉白玉桥上喂鱼，因为天气还冷，她全身穿得毛茸茸的，在远处一看，就像是一只美丽的懒狐狸。

“媪媪。”容瑕走到她身边，拿过婢女手上的披风，披在她身上，“我刚才看到了你的嫁妆，我还是去岳父岳母家做上门女婿吧。”

班媪被他的话逗笑，抬起手摆了摆，让身边伺候的人退下，才道：“被那些金银财宝吓着了？”

“不。”容瑕摇头，“被那些书画吓住了。”

“那都是我们家祖上陪太祖打天下时，拣的其他将军不要的东西。”班媪叹口气，

“据说那时候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先祖每随主公打下一座城池，就会与其他兄弟分一些富贵人家的东西。为了避免兄弟间因为财宝起矛盾，太祖就让大家一起抽签，我们班家先祖运气不好，每次都抽到别人不要的破字烂画，后来太祖都不忍心了，他称帝以后，赏赐了我家先祖不少金银珠宝，我们家第一代的积蓄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大业朝第一代帝王是一个没多少见识的泥腿子，据说刚开始打天下的时候，连字都认不全，谁能相信这样一个人，能做皇帝呢？

听到“破字烂画”四个字时，淡定如容瑕，也忍不住挑了几下眉头。不过想想当年那个乱世，那些古玩字画说不定还不如一筐米面有价值。当人的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那些字画又有何用？

“家里人想着你可能喜欢那些字画，所以就让我带了过来。”班婊垂下眼睑，不去看容瑕，而是低头去看水中的锦鲤，“等恒弟有了孩子以后，我们再分一半给他，这几年的时间，够你把该临摹的都临摹好了。”

“走。”一只白皙的手伸到班婊面前。

“去哪儿？”班婊抬头看容瑕，他的脸上全是笑，笑得班婊心都软了。

“带你去看我的库房。”

班婊眨巴着眼，把手放进了容瑕的手掌里。容瑕一把拉起她，两人就像是小孩子，带着彼此去看自己的宝贝。

容家的祖产库房很大，班婊见容瑕连开了好几道门以后，才进了库房里面。

摆在外面的十几口红漆大箱子，容瑕连看都没有看一眼，直接带着班婊往里走。中间的屋子里摆着很多古玩字画，班婊对这些玩意儿并不感兴趣，一眼扫过以后，就收起了好奇心。

最里面的屋子也很大，一排排整齐的架子上摆着大大小小的精致盒子，有红木的、檀木的、沉香木的，甚至还有金丝楠木的。她随后打开一个沉香木盒子，里面放着满满一盒玉佩，随意得像是摆了一堆鹅卵石在里面。她打开离她最近的一个大红木盒，里面摆着一套黄金头面，上面的牡丹花瓣薄如蝉翼，巧夺天工。

金饰竟然能做得如此精致？！

班婊再打开其他盒子，什么珍珠衫、玉枕、红玉配饰，各种价值连城的珠宝，美得让她移不开眼。

“容瑕……”班婊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支凤钗，这支钗美得让她连呼吸都忘记了，“你们祖上该不是做摸金将军的吧？”

他们班家也算是显赫了，金银珠宝更是不少，但是像这种有钱也难寻的珠宝，他们家可没有多得满满一个库房都是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容瑕笑出声，把班婊手里那支凤钗插进她的发间，“容家的祖上，曾

有人做过前朝丞相，还有人娶过前朝的公主。你小时候肯定没有好好记谱子。”

大家出身的公子贵女都会背各大家族的谱系，谁家祖上做了什么大事，谁家祖上有多风光，大都能说上几句，平日里交流的时候，也能互相吹捧一番。他们容家是一个风光了两三个朝代的大家族，京城里不少人知道他们祖上的风光事迹。

“那些关系实在太复杂，我就背了几个与我们家交好的家族的谱系。”班嫒从架子上取了一面镶嵌着珠宝的手镜，照了照自己的头发，高兴地看着容瑕，“这发钗真漂亮。”

容瑕把一串钥匙放到班嫒手里：“这里的珠宝首饰全都是你的，你喜欢什么就取来戴，每一样都可以。”

“所有？”钥匙在班嫒手里发出碰撞的叮当声，她难以置信地看着容瑕，这可是容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他也敢让她随便拿出去戴着玩？

容瑕目光扫过这间屋子，点头笑道：“是的，这些珠宝待在这间屋子里很多年，还要拜托嫒嫒带它们出去透透气。”

班嫒笑得眼睛弯了起来：“好。”她最喜欢这些漂亮东西了。

见班嫒高兴的模样，容瑕感觉自己童年心中缺失的那一块终于被填满了，整颗心都是温暖的。

“这个手串漂亮吗？”班嫒挑了一个有异域风情的手串，上面缀着繁复的珠宝，一边要套在手指上，另一边要套在手腕上。班嫒的手臂又嫩又白，仿佛轻轻点一下，就能点出水来。

“很漂亮。”容瑕呼吸加重，在班嫒手臂上轻轻舔了一下，“但是更漂亮的是这只手臂。”

“别闹，我还没洗手呢。”

“我不嫌弃。”

“可是我嫌弃。”

容瑕打横抱起班嫒，笑着大步走出库房，守在外面的心腹们齐齐低下头，不敢多看。

“都愣着做什么，还不快去锁门。”杜九干咳一声，唤回这些属下们的神志。

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会让你怎么摸都觉得不够，觉得她每一处都是迷人的，想从她的头发丝亲到脚底，想要把她紧紧拥在怀里，永远都不放开，永远都舍不得她受一点委屈。她皱一下眉，你就会想尽办法哄她开心；她若是笑着，你便会觉得天是蓝的，心是暖的，即便是为她去死，也心甘情愿。

容瑕觉得自己已经爱死了身下这个女人，她身上每一处地方都让他舍不得移开唇。

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迷人的女人，他怎么会如此为她入迷？他想不明白，也不想弄明白。

她的身体柔软如云端，她的唇甘甜如蜜，在她面前，他是毫无理智、毫无立场的信徒，想要为她奉献一切，只求她的双眼会一直看着他，会一直恋着他，永不会移开。

温暖的舌尖，滑过她的锁骨，锁住的却是他的心。

一个半时辰后，班姬从浴桶中出来，换上了新的衣衫，整个人就像是饱满水润的蜜桃。

“如意。”班姬慵懒地单手托腮，眼角眉梢带着丝丝媚意，“给我梳妆。”

“是。”

在头发梳好后，她从盒子里取出那支容瑕亲手给她戴到发间的凤钗：“用这支。”

如意接过那支发钗，被那精湛的手艺惊得倒吸一口凉气：“郡主，这支钗好漂亮。”

“就是因为它漂亮，我才选了它。”班姬在眉间描了一朵艳丽的花朵，“不然戴它做什么？”

如意给班姬整理衣衫的时候，看到她的脖颈上有一道淡淡的红痕，红着脸道：“郡主说得是。”

班姬刚换好衣服，梳好妆，就听下人说，太子来访。

“侯爷呢？”半个时辰以前，容瑕就出去了，现在太子来访，也不知道容瑕在不在。

“方才有人找侯爷，侯爷刚刚出府。”

“我马上过去。”班姬披上了一件亮红大氅，转身就往殿外走，伺候的下人们赶紧跟上。

“太子，属下跟侯府的下人打听过了，成安侯现在不在府里。”太子的长随走了进来，面上带着些许不悦。

“君珀不在也没关系，孤就当是来拜访表妹了。”太子温和一笑，面上并不见半分不满。

“太子哥哥这是想我了？”

太子转头一看，就见班姬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一大群下人，跟出嫁前一个样。他被软禁在东宫以后，外面很多消息都收不到，只有班家还时不时送东西进来，虽然只是一些时令果蔬，但是这份心意却让他十分感动。

雪中送炭者难，整个大业有多少人因为他是太子才送东西？

唯有班家人，不管他得势还是落魄，都对他一如既往。大概这也是父皇喜欢班家人的原因吧。

“姬姬。”太子站起身，笑着道，“你近来可好？”

“太子哥哥。”班姬走进门，对太子行了一个大礼，仔细打量他一番后摇头，“瘦了。”

太子苦笑：“近来胃口不好。”

“唉。”班姬叹口气，请太子坐下，“太子哥哥，您有什么事，召我进宫就是，何必亲自跑这一趟？”

“我不是来见你，是来找成安侯的。”太子知道班姬是有话直说的性子，所以也不跟她拐弯抹角，“不知表妹夫可在？”

“他刚才出门了。”班姬招来一个下人，“你派几个机灵的人去找侯爷，就说太子来访，让他快些回来。”

“表妹不必如此。”太子忙道，“表妹夫不在，我与你说几句话也好，不用把表妹夫叫回来。”

“若是别人，我也懒得叫了。”班姬轻笑一声，“你是他的表哥，贵客来访，哪有妹夫不在场的道理？”

“见你在侯府生活得很习惯，我也放心了。”见班姬说话有底气，太子脸上的笑容也真心了几分，“原本我还担心你跟成安侯相处得不好，看来是我白担心一场了。”

他内心是有遗憾的，姬姬成亲的时候，他还被关在东宫，想要亲自送一句祝福都不能。

“这怎么能是白担心？您可是我的后台，若是他欺负我，你还要帮着我出气。”班姬理直气壮道，“到时候你不会帮他不帮我吧？”

“自然是帮你的。”

大半个时辰后，容瑕回来了，他一进门就向太子请罪。

“君珀不要多礼。”太子伸手扶住容瑕，没有让他行完这个礼，“是我冒昧拜访，打扰了你。”

“多谢殿下宽容。”容瑕在班姬身边坐下，并且对她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。

班姬勾了勾他的手指头，然后站起身道：“太子哥哥，你们聊，我去让下人准备晚膳。”

等班姬离开以后，容瑕脸上的笑容才淡了几分：“殿下，您这次若还是为朝上的事而来，请恕微臣不能答应。”

“君珀……”

“殿下。”容瑕站起身对太子行了一个大礼，“微臣与郡主刚成婚，正是培养感情的时候，实在不忍与她分开。”

太子沉默了，他可以不在乎别的，但是表妹的事情却不得不在乎。

片刻后，他才再次开口：“我知道现在让你回朝是件为难的事情，可是大业需要你，大业的百姓需要你。”他站起身，对着容瑕行了一个深深的揖礼，“表妹那里，我亲自去向她致歉，但求侯爷帮孤一把。”

“太子殿下！”东宫官员惊骇地看着太子，堂堂一国储君，怎么能给朝臣行礼？